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

宋 李燾 撰

太祖

建隆三年春正月己巳命淮南道官吏發倉廩以賑飢  
民初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歸言揚泗飢民多死郡  
中軍儲尚百餘萬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義倫曰  
若歲洊飢將無所取償孰當執其咎者上以詰義倫義

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致豐稔寧復憂

水旱即上悅故有是命

倫傳不載其年故事稱元年實訓稱二年亦不知的是何日按

倫於元年二月壬戌初除戶部郎中四月乙卯受詔分督在京諸倉則使吳越必在督倉以後安得尚指秋粟其稱元年者誤也稱二年者亦無所證據而此年正月乃有此命疑此即太祖用倫之言故載於此倫於此年十一月丙寅乃自戶部郎中除給事中

庚午幸迎春苑宴射

甲戌發開封浚儀民城皇城東北隅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武安韓重賚董其役 詔諸州長吏勸課農桑

自後或因歲首必下此詔

王偁東都事略詔曰民生在勤所寶惟穀先王之明訓也

朕奄宅中夏為之司牧眷乃億兆期臻富庶矧農桑之業為衣食之原今陽令在辰土膏脉起當播種之云始慮游惰之尚多苟力作之不勤則秋歛之何望諸州長吏等任居牧守職司勸課所宜敦率黎庶勉勵農功俾比屋之人服勞於南畝三時之務無失於西成極其樵蓑之勤用致茨梁之詠懋功信賞國典在焉

丙子加曹元忠兼中書令元忠子延敬

案宋史延敬作延繼為爪

州防禦使賜名延恭

禁諸州鐵鑼錢及江南所鑄唐

國通寶錢民間有者悉送官所在設棘圍以受之敢有

藏隱許人陳告重寘之法

庚辰女真國遣使濟古爾來修貢  
詔州縣不得役逆旅

僑居民充遞夫

癸未幸國子監

丁亥以監察御史劉湛為膳部郎中湛奉詔權茶于蘄

春歲入增倍遷拜越級非舊典也

湛未見

是月修西京古道峻隘處悉令坦夷

二月庚寅令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曾任幕職州縣者  
各舉堪為賓佐令錄一人如有近親亦聽內舉異時貪

濁畏懦職務曠廢者舉主坐之

癸巳令諸道州府依法斷獄毋得避事妄奏取裁違者

量罪停罰

量罪停罰乃乾隆二年正月丁未詔今併列于此不復重出于彼

甲午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采訪以聞仍須直書其事不在廣有牽引事關急切者許非時詣閣上章不得須候次對

乙未滑州節度使張建豐免官仍配唐州坐甲仗軍資

庫火也

己亥詔竊盜賊滿五千足陌者乃處死 蜀主以秦王

元詰為皇太子令起居前導者皆呼殿下毋得斥言皇

太子宰相成都李昊疏其不可乃止

元詰見乾祐三年  
昊見同光二年

壬寅上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

道近臣皆莫對

賜崔頌等酒果據實錄在此年六月崔  
頌傳亦云三年夏始聚生徒而實訓載

武臣讀書事乃因賜頌等誤也今不取 史臣李沆等

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

卿郎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  
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引以

為對識  
者非之

丁未詔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無侍中中書令節  
度使者依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  
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仍於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已經  
納者後雖轉官不在更納舊相復入者納如其數時中  
書門下言唐制凡視事於中書者納禮錢三千緡近頗  
隳廢乞舉行之故也

甲寅北漢寇潞晉二州守將擊走之



丙辰幸國子監遂幸迎春苑宴從官

三月戊午朔控鶴右廂都指揮使尹勲削奪官爵配隸  
許州為教練使先是勲督丁夫浚五丈河陳留丁夫夜  
潰勲擅斬其隊長十餘人追獲亡者七十餘人皆刖其  
左耳有詣闕稱冤者兵部尚書李濤以病卧家聞其事  
力疾草奏乞斬勲以謝百姓濤家人曰公久病宜自愛  
養朝廷事姑置之濤憤然曰死者人之常吾豈能免但  
我為兵部尚書知軍校無辜殺人豈得不論上覽其奏

嘉之然念勲素忠勇止薄責焉勲浚儀人也

壬戌三佛齊國遣使朝貢

癸亥分命近臣於京城祠廟禱雨

甲子詔以沂州民飢賜種食

丁卯幸太清觀遂幸開封尹後園宴射 上謂宰臣曰

五代諸侯跋扈多枉法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  
幾廢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此耶乃令諸州自今  
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詳覆之 河南府判官盧

文翼除名法曹參軍桑植奪兩任官有尼法遷者私用  
本師財物準法不死文翼以盜論寘於極典故責之

己巳大雨放百官朝

乙亥遣使如江南賜唐主生辰國信物 詔翰林學士

班位宜在諸行侍郎之下

熊克九朝通略  
學士班侍郎之上

官至丞郎

者即在常侍之上至尚書者依本班故事翰林學士侍  
從親密不在外朝每五日起居班於宰相之後會宴即  
坐一品之前合班在尚書之上於是陶穀以禮部尚書

為學士承旨而同列李昉等官止列曹郎中穀乃因事  
建白而降此詔實自表異軋昉等也

丙子權知貢舉王著奏進士馬適等合格者十五人

丁丑女真遣使朝貢

戊寅詔三司春冬送戍卒衣並官給車乘毋得調發民  
丁

己卯封丘縣令蘇允元坐申雨降不實免官

壬午有司上重定合班儀制升六曹侍郎在給舍上郎

中在補闕上員外郎在拾遺上節度使在六曹侍郎上  
中書侍郎下故事北省官為侍從班五品押南省四品  
八品押南省五品節度使在諸司三品下於是改焉

丁亥徙北漢降民於邢洺州計口賦以粟 唐馮謐表

求舒州舊宅及田詔賜之 禁民以火葬

王偁東都事略詔曰王者

設棺槨之品建封樹之制所以厚人倫而一風化也近代以來率多火葬甚愆典禮自今宜禁之

是月詔增官鹽闌入至三十斤煮鹺至十斤坐死蠶鹽  
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又修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

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  
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  
有官署沽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

此據  
本志

初留從

効既來稱藩聞唐主南遷疑將襲已頗懼乃遣其子紹  
錡重幣往謝又潛遣使假道吳越入貢紹錡至豫章而

元宗之喪已東歸

元宗李景也今依資治通鑑  
法僭偽諸國皆即用其本號

紹錡因

抵金陵唐主留之上亦遣使厚賜從効未至而從効疽  
發背死少子紹鑑掌留務居無何吳越遣使聘泉州紹

鎡夜召其使與之燕語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紹鎡送於唐推統軍副使張漢思為

留後已為副使

陳洪進臨淮人初見開運元年著邑里留從効傳稱亦見開運元年不著邑里留從効傳稱

從効寢疾為牙校張漢思陳洪進所叔漢思自稱留後洪進為副而陳洪進傳乃稱從効卒紹鎡掌留務月餘洪進乃執紹鎡推漢思自相矛盾以他書參考洪進傳得其實而從効傳誤也從効病當在二年冬其死在今年春大定錄于三月載從効卒然不知的是何日十國紀年亦不載日

夏四月乙未詔奉使江南者毋得將其國所用錢過江北御史中丞洛陽劉溫叟上疏言伏見兩京百司漸

乏舊人多隳故事雖檢閱具存於往冊而舉行須在於  
攸司蓋因年限得官歸司者例與減選冬集赴調授任  
者尋又出京兼有纔滿初官不還舊局但稱前資用圖  
免役又有嘗因停任竊欲歸司而元勅不該無由復職  
遂使在司者失於教習歷事者難於追還伏望自今諸  
司職掌除官勒留及歸司者如理減外欠三選已下仍  
須在司執行公事及三十月即許赴集如理減外欠三  
選已上及在官不成資考者即準元勅處分若在任停



官及在司停職有經恩後於刑部出給雪牒却勒歸司

如無闕員即令守闕餘依勅格處分從之

溫叟初見開運元年六月

岳之子也

丙申以前忠正節度使趙贊為彰武節度使贊別受密

旨許便宜從事將至延州乃前後分置步騎使緜緜不

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

奪氣莫不畏服贊延壽之子也

趙贊初見漢天福十二年

戊戌幸太清觀

庚子西州輝和爾阿道等來貢方物

壬寅邢州言北漢民四百七十人來降

乙巳皇兄光濟贈中書令追封邕王皇第五弟贈侍中  
追封夔王賜名光贊故會稽郡夫人賀氏追冊為皇后  
皇第三妹追封陳國長公主賀氏開封人公主宣祖季  
女與上同母未笄而夭

戊申置鎮州百井寨 北漢寇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  
走之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遣使貢馬三百匹上方命

王工治帶親臨視之召其使問彛興腹圍幾何使言彛興大腰腹上曰汝帥真福人遂遣使以帶賜之彛興感服

先是唐將士降者其家屬猶在江南五月丁巳朔詔唐主尋訪發遣

甲子宰相國寺禱雨遂幸迎春苑宴射

乙亥發潞州民開太行道通餽運

丙子升青州北海縣為北海軍仍以内殿直督指揮使

楊光美為軍使光美為政簡易民甚愛之後三年召還  
北海民數百人守闕下乞留詔諭之不肯去答其為首  
者始罷光美文水人也 河北諸州旱遣中使視之又  
命司勳郎中何幼沖等六人乘傳檢旱苗幼沖  
未見  
甲申幸太清觀又幸相國寺禱雨

乙酉詔撤樂太官進蔬食 詔縣令佐檢察差使務底  
均平或有不當者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司補吏須不礙  
差役乃聽

是月始大治宮闕倣西京之制命韓重贊董其役

六月辛卯詔宿州發廩賑飢民

秦州夕陽鎮古伏羌縣之地也西北接大數材植所出  
戎人久擅其利及尚書左丞高防知秦州因建議置采  
造務闢地數百里築堡據要害戍卒三百人自渭而北  
則屬諸戎自渭而南則為吾有歲獲大木萬本以給京  
師於是西戎酋長尚巴約帥衆來爭頗殺傷戍卒防出  
兵與戰捕繫其黨四十餘人以聞上不欲邊境生事癸

已以樞密使吳延祚為雄武節度使往代防先一日謂  
廷祚曰卿久掌樞務年齒漸高今與卿秦州庶均勞逸  
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不能無憂故先告卿也

周世宗之二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上既受禪即詔有  
司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上自贊孔顏命

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車駕一再臨幸焉

按山堂考索載六月

辛卯復幸國子監今此書未明載又考宋史及宋史記續通鑑諸書皆不載謹識以備考於是左諫

議大夫河南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書上聞而嘉之

乙未遣中使遍賜以酒果尋又詔用一品禮立十六戟

於文宣王廟門

據實錄本紀及會要太祖以建隆二年十一月始幸國子監三年正月又幸而

祖宗故事乃云元年正月初幸二月再幸因詔增葺祠宇塑繪聖賢其年月與諸書特異今不取若增葺祠宇塑繪聖賢則會要固以為國初事不緣幸監然後有此舉也故事蓋誤耳頌協子初見廣順元年三月

丁酉幸太清觀

右補闕袁鳳坐檢田不實責授曲阜

縣令

鳳未見

己亥德音減京畿及河北諸州死罪以下囚旱故也

壬寅雨

丁未命吳廷祚齋詔赴秦州赦尚巴約等罪所繫戎俘並釋遣之賜以錦袍銀帶遂罷采造務

乙卯幸迎春苑宴射

秋七月己未禁諸州中元張燈

庚申唐主遣客省使翟如璧來貢謝生辰之賜也

如璧未見

江南降卒其弱者不能軍壬戌歸數千人于唐

乙丑知舒州左諫議大夫歷城馮瓚言州界有菰蒲魚鼈之利居民每以自給前防禦使司超增收為市征漁



奪苛細疲俗告病宜蠲除之上即從其請 樞密直學士司門郎中安平杜鞞美風儀工尺牘仕周世宗居近職上章言事頗中時病然恃酒不遜上時典禁衛每優容之於是罷為駕部郎中宰相擬授鞞諫議大夫上不許

乙亥斬文思使常岑子勲於東市勲少亡賴嘗詐稱供奉官至泗州為長吏所覺捕送闕下故戮之

先是雲捷軍士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上曰諸

軍比加簡練尚如此不逞耶庚辰命搜索悉配海島於是姦猾斂迹

己卯北漢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來降並補內殿直

辛巳遣給事中劉載等十一人按行河北諸州旱田

詔朝臣出使還日具所見民間利病以聞右衛率府

率薛勲掌常盈倉受民租槩量重詔免勲官配隸沂州

倉吏棄市

舊錄以為二年  
事今從新錄

充濟德磁沼五州蝗

八月丙戌朔勅大理卿范陽劇可久為光祿卿致仕可  
久年逾七十無請老意上特命之

新錄云可久懇求休  
退國史亦同今從會

要

庚寅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錢惟濬為建武節度使  
惟濬吳越王俶之子也俶請授以嶺南旄鉞上從之

癸巳詔開封府捕蔡河務綱官王訓等四人磔於市以  
訓等用糠覈土屑雜惡軍糧為張義等所告故也賞義  
等錦袍銀帶是日遣引進使郭承遷會秦州吳延祚

率兵往尚書寨驅蕃卒歸本部

乙未左拾遺知制誥虞鄉高錫上言近廷臣承詔各舉所知或有因行賂獲薦者請自今許近親奴婢鄰里告訴加以重賞又請注授法官及職官各宜問書法十條以代試判上皆施行之

是月安復間有象食稼遣使捕之左領軍衛將軍杜審瓊昭憲太后之兄也與其弟審肇審進家于常山於是悉召赴闕

九月丙辰朔以審瓊為左龍武大將軍審肇為左神武大將軍審進為左武衛大將軍並致仕賜第京師太后無恙時審瓊嘗先入見置酒萬歲殿上及皇弟光義以元舅故皆捧觴列拜稱壽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戊午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石守信表解軍職許之特加爵邑

庚午秦州言尚巴約獻伏羌縣地

壬申詔左諫議大夫崔頌與中使盧德岳等同修武成王廟仍委頌檢討唐末以來謀臣名將勲績尤著者以名聞

癸酉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集官參詳其有裨政治可施行者以聞

丙子占城國遣使朝貢 禁民伐桑棗為薪又詔黃汴河兩岸每歲委所在長吏課民多栽榆柳以防河決

癸未復置書判拔萃科

國史于八月乙未即書復置此科今從實錄蓋乙未始令有司

條具其施行  
實在癸未也

甲申同州觀察判官徐光乘坐斷獄失實免官 武安

節度使兼中書令周行逢病革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  
屬之曰吾起墮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

刺史張文表

文表朗州人初  
見廣順二年

獨存常怏怏不得行軍司

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  
戰自歸朝廷可也師璠與行逢鄉里姻戚事行逢為親  
軍指揮使數有功行逢委信之行逢卒保權領留務行

逢崇信釋氏廣度僧尼齋懺不輟每見僧無老少輒拜之捧匱執悅親為煎洗因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其冤乎

據九國志保權以九月襲父位而實錄於十月乙未乃書行達卒蓋

因奏到之日耳今從九國志移附九月末十國紀年亦繫之九月

冬十月乙酉朔始賜文武常參官服有司言故事所賜止將相學士及諸軍大校上曰不及百官甚亡謂也乃並賜之

丙戌幸太清觀遂幸造船務觀習水戰



戊子以棣州團練使何繼筠為關南兵馬都監

癸巳有司上新刪定循資格長定格編勅格各一卷詔  
選人三十以下依舊不得入令錄餘皆可

己亥幸岳臺命諸軍習騎射遂幸玉津園 廣濟縣令

李守中坐贓決杖配海門島

辛丑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

使按山堂考索作檢校太尉充樞密使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

宣徽北苑使李處耘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處耘

前自揚州召還老幼遮道涕泣累日不得去 張文表  
聞周保權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  
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陽文  
表遂驅以叛偽縞素若將奔喪武陵者過潭州時行軍  
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為之備方宴飲外白文  
表兵至簡殊不介意謂四座曰文表至則成擒何足慮  
也飲啖如故俄而文表率衆徑入府中簡醉不能執弓  
矢但箕踞大罵與座客十餘人皆遇害文表取其印綬

自稱權留後事具表以聞保權即命楊師璠悉衆禦文  
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謂其衆曰汝  
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保  
權又遣使求援於荆南且來乞師文表亦上疏自理據  
海行年記張文表攻下潭州在此年十月而國史周保  
權傳乃云明年春蓋誤也按實錄十二月甲辰已遣趙  
璠持詔宣諭文表豈得却在明年春  
始叛蓋明年正月文表尚據潭州耳

辛亥畋近郊

十一月丁巳令諸州屬縣各置敕書庫用宗正卿河間

趙矩之議也

矩初見天福十二年

辛酉大閱於西郊

癸亥詔羣臣使諸道無得私有請託違者當議其罪

王偁

東都事略癸亥詔曰古稱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自今使諸道敢有求託者寘其罪

甲子又大閱於西郊 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

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頃案籍閱之去其冗弱又

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今悉為精銳故順時令而講武

焉詔殿前侍衛兩司將校無得冗占直兵限其數著於

令

此事附見非因講武始下詔也

先是案令文州縣官撫育有方戶

口增益者各準見戶每十分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其州戶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各準五千五百戶法以為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耗各準增戶法亦減一分降考一等主司因循例不進考唯按視闕失不以輕重便書下考至是有司上言自今請以減損戶口一分科納係欠一分已上並降考一等如以公事曠遺有制殿罰者亦降一等又言京官月限多少不等有以三

十六月為滿者有以三十月者有以二十月住支料錢者有司逐年書校考第並無準繩自今請應有曹局料錢京官並以三十月為滿內有合校考第者以此為限其料錢一依舊例月數支給並從之 唐主遣水部郎中顧彝來貢彝未見 刑部尚書范陽邊歸謹三上章告老授戶部尚書致仕

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寢疾召牙內都指揮使長安梁延嗣謂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

不念正懿王乎先王舍其子繼沖以軍府付公今繼沖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權判內外軍馬事甲

戌保勗卒

保勗卒於十一月二十日從行年紀也國史亦同九國志乃在明年今不取

丙子三佛齊國王釋利耶高麗國王昭並遣使來貢方物

己卯畋于近郊

壬午初頒厯于江南

十二月丙戌左贊善大夫段昭裔坐檢視民田失實責

授海州司法參軍

丁亥以武平節度副使權知朗州周保權為武平節度使贈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馬全義為鎮國節度使全義寢疾上日遣醫診視中使勞問不輟且諭密旨曰候疾少間當授河陽節鉞全義時疾已革但叩頭稱謝及卒上為之流涕特加寵秩一子才七歲召入禁中賜名知節補西頭供奉官仍優恤其家

舊制強盜賊滿十匹者絞庚寅詔改為錢三千足陌者



處死

景祐二年八月又改

癸巳詔中書門下每縣復置縣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祿與主簿同凡盜賊鬪訟先委鎮將者詔縣令及尉復領其事自萬戶至千戶各置弓手有差五代以來節度使補署親隨為鎮將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於州縣吏失職自是還統於縣鎮將所主不及鄉村但郭內而已從樞密使趙普之言也

此據普行狀本志及會要云太平興國二年禁藩侯補親

隨為鎮將自此用本州牙吏為之亦有宣補者與此頗相關當考

戊戌蒲晉慈隰相衛六州饑詔所在發廩賑之

庚子有司上捕賊條詔頒行之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  
第一限內獲者令尉各減一選獲踰半者減兩選第二  
限內獲者各超一資踰半超兩資第三限內獲者令尉  
各加一階踰半加兩階過三限不獲尉罰一月俸令半  
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三殿停官令尉與賊鬪而  
盡獲者並賜緋尉除令仍超兩資令別加陞擢

甲辰遣中使趙璚等齎詔宣諭潭朗聽張文表歸闕且

命荆南發兵助周保權 上以西鄙羌戎屢為寇鈔選

授虢州刺史姚內贊為慶州刺史內贊平州人也

內贊初見

顯德六年四月

上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

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及屬

州課利使之固圉特免稅算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

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

備邊費亦無所惜也

據經武聖略建隆三年太祖有是言因姚內贊捍西邊附見此

是歲周鄭王出居房州

新舊錄並稱鄭王以建隆三年出居房州王暉唐餘錄乃云鄭

王以開寶三年自西  
宮出恐誤也今不取

河北陝西京東諸州旱蝗河北

尤甚悉蠲其租 蜀主命官磨勘四鎮十六州逋稅自

廣政十五年至二十年別行追督龍遊令成都田淳上  
疏諫其略曰今甲子欲交陰陽變動天運人事合有改  
更如采厚歛之末議必亂經國之大倫此犯天意者一  
也太一所行將離分野初來為福末去為譴轉災作福  
是宜早圖若更倍賦加租則將有不測之禍此犯天意  
者二也四海財貨盡屬至尊散在民間積為貲產或有

科索誰敢抵拒陛下何不舍其小畜以成大有乎此損君道者一也夫百姓六軍之主也百姓足則軍莫不足百姓不足軍孰與足務奪百姓專贍六軍此其損君道者二也蜀主不能用淳每謂所親曰吾觀僭偽改廳堂為宮殿改紫綬為黃服改前驅為警蹕改僚佐為卿相改妻妾為妃后何如常稱成都尹乃無滅族之禍乎聞者皆為之恐淳論議自若或謂淳曰如君之才固堪重寄宜稍低抑便至金鑾玉堂淳曰吾安能附狗鼠哉蓋

指樞密使王昭遠輩也

王昭遠初見乾祐元年

南漢許彥真既

殺鍾允章益恣橫惡龔澄樞等居已上頗侵其權澄樞

怒會有告彥真與先主麗妃私通者澄樞發其事彥真

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遣西班牙將軍王仁遇告彥真

父子謀反下獄族誅之

鍾允章見乾祐元年許彥真見顯德六年

南漢主

納李托二女長為貴妃次為美人皆有寵拜托為內太

師政事必先稟托而後行

李托見顯德六年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庶子臣郝奕孝

謄錄監生臣張曾壇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

宋 李燾 撰

太祖

乾德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九人發關西道鄉兵赴慶州

丁巳發近甸丁夫數萬修築河堤左神武統軍陳承昭護其役

戊午遣酒坊副使河間盧懷忠羶毯使洛陽張勲

實錄稱張

繼勲國史無繼字今從國史

染院副使康延澤等帥步騎數千人並

赴襄州延澤福之子也

福初見天  
成四年

已未賜江南及吳越戰馬駝羊有差

庚申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釗為湖南道  
行營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遣使十一人發  
安復郢陳澶孟宋亳潁光等州兵會襄陽以討張文表  
先是盧懷忠使荆南上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

我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  
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  
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  
耳於是上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  
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壬戌李處耘辭上遂以  
成算授之

癸亥命太常卿邊光範權知襄州戶部判官滕白為南

面軍前水陸轉運使

滕白未見

乙丑幸造船務觀造戰船

丙寅以張勲為南面行營馬軍都監盧懷忠為步軍都監

丙子詔荆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

己卯女真國遣使來貢方物

庚辰以荆南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高繼沖為荆南節度使 楊師璠之討張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戰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初文表聞王師

來伐潛送款於趙璲具言奔喪朗州為廖簡所薄因即  
私鬪實無反心璲自以奉詔諭文表得其歸順甚喜即  
遣使慰撫之師璠兵既入城縱火大掠而璲亦繼至明  
日饗將吏於延昭門指揮使高超語其眾曰觀中使之  
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圖害朗州我輩無遺類矣乃  
斬文表於市盡鬻食其肉及宴罷璲召文表超曰文表  
復謀為亂已斬之矣璲太息久之

楊師璠以三年十月  
出師四年正月張文

表乃成擒其間必有相持守處而史及雜記傳皆不載  
五代史稱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即敗之大定錄亦

稱未逾月師璠遂斬文表而九國志則載師璠始為文表所敗王師將至文表乃送款朗兵因得入城竟不載師璠勝負何如並疑未得其實五代史及大定錄日月太迫與事不合而九國志所云朗兵因王師得入城亦必差錯恐師璠初為文表所敗已而相持守後乃得勝於平津亭因破潭州而文表蓋嘗遣使詣趙璠乞降潭州既破璠適至耳非因璠至潭州始破也

是月詔無得追縣吏會州五代以來收稅畢州符追縣吏謂之會州縣吏厚歛於里胥以賂州吏里胥復率於民民甚苦之也

此據本志在此年此月

二月甲申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著責授比部員外

郎著嗜酒不拘細行嘗乘醉夜宿娼家為巡吏所執既知而釋之密以事聞上置不問於是宿直禁中夜扣滋德殿求見上令中使引陞殿近燭視著髮倒垂被面乃大醉矣上怒發前事黜之御史中丞劉溫叟等並坐失於彈劾奪兩月俸上聞高繼沖託以供億王師貸民錢帛下詔止之

丙戌天雄節度使符彥卿來朝對於廣政殿賜襲衣玉帶上欲使彥卿典兵樞密使趙普以為彥卿名位已盛

不可復委以兵柄屢諫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上  
迎謂曰豈非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以事奏既罷  
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得在卿所普曰臣託  
以處分之語有未備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  
悔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  
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事遂中止

高繼沖自以年幼未知民事刑政賦役委節度判官孫  
光憲軍旅調度委衙內指揮使梁延嗣謂曰使事事得



中人無間言吾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時慕容延釗被  
病詔令肩輿即戎事處耘先遣閤門使臨洺丁德裕諭  
繼沖以假道之意請具薪水給軍繼沖與其僚佐謀以  
民庶恐懼為辭願供芻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往光  
憲及延嗣請許之兵馬副使李景威說繼沖曰今王師  
雖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事勢恐因而襲我景威願効  
犬馬之力假兵三千於荆門中道險隘處設伏候其夜  
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回軍收張文表以獻

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且有搖尾求食之禍繼  
沖曰吾家累歲奉朝廷必無此事爾無過慮况爾又非  
慕容延釗之敵乎景威又曰舊傳江陵諸處有九十九  
洲若滿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  
忽生一洲遂滿百數昨此洲漂沒不存茲亦可憂也光  
憲謂繼沖曰景威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  
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聖宋受命凡所措置規模  
益宏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壓卵爾湖湘既平豈有復假

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去斥候封府庫以待  
則荆楚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繼沖以為然景威知  
計不行出而歎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景  
威歸州人也繼沖遣延嗣與其叔父掌書記保寅奉牛  
酒來犒師且覘師之所為壬辰師次荆門處耘見延嗣  
等待之有加諭令翼日先還延嗣喜馳使報繼沖以無  
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延釗召延嗣等宴飲於其  
帳處耘將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初但竢保寅延嗣

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皇恐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與延釗俱還則王師已分據衝要布列街巷矣繼沖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遣客將王昭濟等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來歸

癸巳幸玉津園

王師既收荆南益發兵日夜趨朗州周保權懼召觀察判官桂人李觀象

觀象初見廣順元年

謀之觀象曰凡所以請援

於朝者誅張文表耳今文表已誅而王師不還必將盡  
取湖湘之地也然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為唇齒今高  
氏束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幸不失富  
貴保權將從之指揮使張從富從富未見等不可乃相與為  
距守計慕容延釗使丁德裕先路安撫德裕至朗州從  
富等不納盡撤部內橋梁沈船舫伐木塞路德裕不敢  
與戰退軍須朝旨延釗以聞庚子荆南表至上復命高  
繼沖為節度使遣樞密承旨王仁瞻赴荆南巡檢

辛亥以梁延嗣為復州防禦使孫光憲為黃州刺史王昭濟為左領軍衛將軍上聞李景威之謀曰忠臣也命王仁贍厚卹其家 上遣使諭周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於汝輩也何為反距王師自取塗炭重擾生聚保權為左右所制執迷不復遂進討之慕容延釗遣戰棹都監武懷節等分兵趣岳州大破賊軍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餘級遂取岳州

實錄於三月初八日始書此盖用延釗奏到日

也然取岳州當在二月末今移入而不書日十國紀年亦繫之二月解暉傳云偽統軍使黃從志以岳州拒命暉率舟師討平之生擒從志及偽將校十四人俘斬數千騎溺死者甚衆暉時為戰棹都指揮使疑此即三江口之捷也事略不同因不別出

是月遣使往澶滑魏晉絳蒲孟等州

案宋史作澶滑衛魏晉絳蒲孟八州

此脫去衛字

開倉賑貸

權知貢舉浚儀薛居正奏進士合

格者八人

三月張從富等出軍於澧州南與王師遇未及交鋒賊軍望風而潰李處耘逐北至敖山寨賊棄寨走俘獲甚

衆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食之少健者  
悉黥其面令先入朗州會暮宿寨中遲明慕容延釗繼  
至所黥之俘得入城悉言被擒者為王師所啗食賊衆  
大懼縱火焚州城驅略居民奔竄山谷壬戌王師入朗  
州擒張從富於西山下梟其首賊將汪端刼周保權并  
家屬亡匿江南岸僧舍李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守奇未見  
往捕之端棄保權走守奇獲保權以歸於是盡復湖南  
舊地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



十八

庚午命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辛未幸金鳳園召符彥卿等習射上七發皆中的彥卿等進馬為賀徧賜從臣馬及銀器有差

癸酉吏部尚書張昭等上言準詔徒流笞杖刑名應合該除免當贖上請外據法書輕重等第用常行杖施行令臣等詳定可否聞奏者伏以五刑之制百代所遵雖沿革之不同貴重輕之無撓仰承睿旨別定明文俾官

吏之依憑絕刑名之出入請宣付有司頒行凡流刑四  
加役流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杖二十配役一年  
二千五百里杖十八配役一年二千里杖十七配役一  
年徒刑五徒三年杖二十二年半杖十八二年杖十七  
一年半杖十五一年杖十三杖刑五杖一百為杖二十  
九十為十八八十為十七七十為十五六十為十三笞  
刑五笞五十為十下四三十為八二十為七舊據獄  
官令用杖至是定折杖格長行官杖長三尺五寸大頭

濶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過九分小杖不過四尺五寸大頭徑六分小頭徑五分徒流笞杖通用常行杖流罪決訖役一年加役流決訖役三年徒罪決而不役徒流皆背受笞杖皆臀受訊杖如舊制

戊寅湖南捷書至羣臣稱賀

是月令州縣復置義倉官所收二稅石別輸一斗貯之

以備凶儉

此據國史志及會要新舊錄並無之

夏四月甲申以旱分命使臣徧禱京城祠廟是夕雨

德音減荆南潭朗州死罪囚流以下釋之配役人放還蠲  
三年以前逋稅及場院課利管內文武官吏並依舊仍加  
恩立功者優其秩行營諸軍厚賜之略獲生口各還其主  
乙酉始命刑部郎中賈玘等通判湖南諸州  
玘未見遣  
給事中李昉祭南岳尋有詔權知衡州

丁亥幸國子監遂幸武成王廟宴射玉津園

戊子禁湖南競渡 詔自今祠祭宿齋並令儀鑒司供

帳務極嚴潔

庚寅出內府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池於朱明門外  
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提習戰池中命  
右神武統軍陳承昭董其役

辛卯王處訥上新定建隆應天厯上為厯序頒行之

壬辰遣中使賜湖南行營將士茶藥及立功將士錢帛  
有差

丙申兵部郎中監秦州稅曹匪躬棄市海陵鹽城兩監  
屯田副使張藹除籍為民並坐令人齎輕貨往江南兩

浙販易為人所發故也

戊戌符彥卿辭歸鎮

庚子以華州團練使大城張暉為鳳州團練使兼西面  
行營巡檢壕寨使暉前在華州治有善狀上既誅李筠  
將事河東召暉入覲問以計策暉曰澤潞瘡痍未瘳軍  
旅存興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圖之上  
慰勞遣還於是始謀伐蜀乃徙暉鳳州暉盡得其山川  
險易因密疏進取之計上覽之甚悅

清源留後張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旅事皆決於副使陳洪進漢思諸子並為牙將頗不平圖害洪進漢思亦患其專乃大饗將吏伏甲於內將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以告洪進洪進亟出衆驚悸而散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為備洪進子文顯文顥俱為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癸卯

此據實錄所載  
賜李煜詔書

洪進袖置大鐐從二

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

內閣洪進即自外鎖其門謂漢思曰軍吏以公耄荒請  
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錯迕不知  
所為乃自門扇間投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  
曰漢思不能為政授吾印矣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外  
舍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問道奉  
表來告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

徐鉉江南錄并九國志載洪進遣使告李煜煜

即以洪進為清源節度使國史因之按煜再上表乞寢  
洪進恩命安得便自除洪進節度使也今不取國史又  
稱荆湖平洪進懼始遣魏仁濟按洪進既奪  
漢思印即遣仁濟告於朝不緣平荆湖也

慕容延



釗言辰錦溪叙等州各奉牌印請命

甲辰詔重鑿砥柱三門 令涇原邠慶州不得補蕃人  
為沿邊鎮將 命磁州分閑田以處北漢降民仍賜耕  
牛及錢米

乙巳幸玉津園閱諸軍騎射

丙午以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薛居正權知朗州 賜  
湖南民今年茶稅 禁峽州鹽井

辛亥貸澶州民種糧 令諸州造輕車以給餽運 又

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銖釐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藁成束金銀成錢

此據

本志在此年此月

五月壬子朔慕容延釗言唐主遣使以牛酒來犒師

命近臣徧禱在京祠廟旱故也又遣中使馳驛禱於嶽瀆

乙卯詔改萊州掖縣崇善鄉為義感鄉緝俗里為和順里先是里民徐承珪嘗為贊皇令歸葬父母率兄弟負

土成墳園中瓜合蒂木連理本州上言故有是命

己未詔蜀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並賜緡帛遣還其國  
鳳翔節度使贈太傅岐元靖王王景卒

辛酉命樞密直學士尚書左丞高防權知鳳翔府

甲子高繼沖籍伶官一百四十三人來獻詔悉分賜諸  
大臣

乙丑命鐵騎都將李懷義內班都知趙仁遜增修宮闕

懷義仁  
遜未見

丁卯詔荆南軍士年老者聽自便

戊辰以工部侍郎艾穎為戶部侍郎致仕先是上命執政擇廷臣董在京諸倉執政以班簿進穎首中選穎自以清望官不宜親濁務辭不肯為上曰惟致仕乃可免耳穎遂請老從之穎須城人也

穎初見顯德五年

癸酉幸玉津園

丁丑明德門成蜀宰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

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將發使樞密使王昭

遠固止之乃以文思使景處塘

處塘未見

等率兵屯峽路又

遣使往涪瀘戎等州閱櫂手增置水軍

六月乙酉詔免潭州諸縣舊例雜配之物

壬辰以大熱罷京城營造賜工匠等紵衣巾履

初上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廊所畫名將以杖指白起曰  
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胡為受饗於此命去之左拾遺知  
制誥高錫因上疏論王僧辯不克令終不宜在配饗七

十二賢之列乃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  
別加裁定取功業始終無瑕者癸巳昭等共議請升漢  
灌嬰後漢耿純黃霸祭遵班超晉王渾周訪宋沈慶之  
後魏李崇傅永北齊段韶後周李弼唐秦叔寶張公謹  
唐休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鄭畋梁葛從周後唐周  
德威符存審凡二十三人退魏吳起齊孫臏趙廉頗漢  
韓信彭越周亞夫後漢段紀明魏鄧艾晉陶侃蜀關羽  
張飛晉杜元凱北齊慕容紹宗梁王僧辯陳吳明徹隋

楊素賀若弼史萬歲唐李光弼王孝傑張齊邱郭元振  
凡二十二人詔塑齊相管仲像於堂畫魏西河太守吳  
起於廡下餘升退如昭等議乙未祕書郎直史館管城  
梁周翰上言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鶩古今  
同流校其末年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  
輔成王蒞阼階盛德大勲蟠天極地外則淮夷作難內  
則管蔡流言魍魎尾跂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得辨明  
此可謂之盡善哉臣以為非也孔子亦聖人也刪詩書

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栖遑捨魯奔走厄陳  
雖苟合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  
南子之珮聲遠惡慎名未見其可其受學之門人則宰  
子覆族仲由凶死此又可謂之盡善哉臣以為非也自  
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  
磨涅不渝求其終始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人矣洎乎  
唐室崇獎太公厥意無他其理自顯蓋以天下雖大不  
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其為武



之宗覲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修因以歷  
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儀  
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賢詰難討論亦  
云折中今若求其義類別定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  
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皆奔亡  
而為虜韓信彭越悉菹醢而受誅白起則賜劍杜郵伍  
員則浮屍江渚左車亦奔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  
苴則憤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

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  
鄧艾則追於檻車李虎通中廣後期而自剄竇金陳廬  
嬰植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  
死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儔事偏方  
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閏位之君關羽則為仇國所擒張  
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  
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況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  
夫牧穉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歸慕若一旦除去神

位擯出祠廷吹毛求異代之非投袂忿古人之惡必使  
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  
魄將有恨於明時伏見陛下方勵軍戎將遏亂略講求  
兵法締創武祠蓋所以勸激武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  
虛邈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具配食之坐似非允  
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  
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勅從新議則  
恐泥仍舊貫則稍優或以矛盾相違攻拒異効即乞下

臣此疏廷議其長於所執衆寡之中即厥理是非可見  
上以升降之制有所懲勸不報 詔荆南兵願歸農者  
聽官為葺舍給賜耕牛種食願留者分隸復郢州為刺  
員

丙申令有司三歲一舉先代帝王祀典各以功臣配饗  
高辛堯舜禹湯文武漢高祖皆因其故廟又別建漢世  
祖廟於南陽唐太宗廟於醴泉世祖以鄧禹吳漢賈復  
耿弇配太宗以長孫無忌房元齡杜如晦魏徵李靖配

並畫像廟壁

丁酉命王仁贍權知荆南軍府事

己亥潭濮曹絳等州言有飛蝗在野各命其長吏祭以牢醴後皆言蝗不為災

庚子羣臣三上表請舉樂從之 詔兵部禮部每歲所補千牛進馬太廟郊社齋郎舊左右仗千牛十二員各令減二員齋郎每歲以十五員為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覆試不如所奏主司坐之自令臺省六品諸司

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補蔭五府少尹不在此限

進馬員數

當考錄史

會要俱闕

先是上命典軍列校遙領湘南諸郡不逾歲果得其地  
卒母復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夏津馬仁

瑞

仁瑞初見顯德元年

等為漢彭諸州防禦使

丙午分命中使謝嶽瀆雨足故也 以久雨賜諸軍薪

蒸有差 太常博士和峴上言禋者臘之別名聖朝以

戌日為臘而前日辛卯行禋禮非是按唐貞觀中以前

寅禡百神卯日祭社稷辰日臘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  
皆於臘辰以應土德或從貞觀或從開元惟上所擇有  
司請依開元禮三祭同用戌臘日從之峴凝之子也

唐主雖通職貢然亦增修戰備已酉命鎮國節度使宋  
延渥帥禁旅數千習戰於新池上數臨觀焉

庚戌命大理正奚嶼

嶼未見

知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

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

應夢未見

屯田員外郎于繼徽

繼徽未見

知臨清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時符彥卿久鎮大

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彊幹者往莅之其後  
右贊善大夫周渭亦知永濟彥卿郊迎渭揖於馬上就  
館始與彥卿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  
暴其罪斬之不以送府渭恭城人也先是為白馬主簿

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故擢右贊善大夫

知渭

永濟不知何時按實錄此年十二月癸亥以主客員外郎董樞權知臨清縣國子博士王仁濟知魏縣王祐與于繼微到任才半年耳已除替人則楊應夢未必久居永濟或渭即繼應夢之後而實錄失不復載也既不的知其日月因附見於此諸書皆言朝官知縣自奚嶼等始按實錄建隆二年十一月己丑以祠部郎中王景遜



為河南令職方員外郎遷珙為洛陽令左司員外郎段思恭為開封令駕部員外郎劉渙為浚儀令代盧振張文遂邊玆宋彥昇等不知何故諸書乃言知縣始此豈令與知縣不同乎當考

秋七月辛亥朔詔定州縣官當直人數

案宋史作定州縣所置雜職承

符廳子等名數

癸丑令諸州長吏常按視倉庾無令損敗

甲寅以湖南死事將校子弟三十人為殿直 監修國

史王溥又上新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會要三十卷

丙辰幸新池賜役夫錢遂幸玉津園

丁巳安國節度使王全斌言與山西都巡檢使洺州防

禦使郭進趙州刺史陳萬通

萬通未見

鎮州兵馬鈐轄登州

刺史高行本

行本未見

客省使曹彬等率兵入北漢界獲生

口數千人來獻詔釋之仍各賜錢米彬靈壽人

初見顯德五年

其從母為周太祖貴妃上典宿衛尤器重彬彬非公事

未嘗謁上平居燕會亦罕與上即位自晉州都監召彬

入見謂曰我疇昔欲親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周

室近親列職禁庭安敢交結尊貴上益嘉獎焉

戊午頒量衡於澧朗諸州懲割據厚歛之弊也

唐鄧之俗家有病者雖父母亦棄去弗省視故病者輒死武勝節度使張永德請嚴刑禁之又請以節度推官

代牙將領馬步都虞候事上嘉其意已未降詔褒荅

錄

以為觀察使張永錫奏請蓋誤也

初永德母馬氏被出適安邑人劉祚

永德之治鄧也祚已卒迎歸奉養及於州廨特建二堂左則繼母劉氏居之右則馬氏居之永德每晨起詣二堂問安祚子再思即永德同母弟也署子城使於南陽

城中起大第聚劉氏之族仍市田給之及劉氏卒馬氏得入謁禁中時年八十餘矣太宗親勞問之封莒國太夫人

壬戌以涇城縣令段涵為國子博士知縣事以縣尉張又元為元城縣令初行捕盜之賞也命左拾遺知寬句縣事侯陟監本縣屯兵未浹日又命為淮南轉運使癸亥以湖南疫賜行營將士藥

王師既平湖湘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贊等

列狀求內屬乙丑以允林為溪州刺史洪寶為萬州刺史允林尋卒命其子師皎代之

丁卯幸武成王廟遂幸新池觀習水戰

己巳權知朗州薛居正言賊將汪端領數萬人寇州城都監尹重睿擊走之

尹重睿未見

賜荆南管内民今年夏

租之半

甲戌周保權詣闕待罪詔釋之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乙亥命增築朗州城浚其壕賜管内民今年夏租

丁丑分命近臣於京城祠廟禱雨

戊寅以定江都指揮使田漢瓊為錦州刺史

漢瓊未見

己卯判大理寺事竇儀等上重定刑統三十卷編敕四卷詔刊板模印頒天下先是頗有上書言刑統條目之不便者儀因建議請別商權即命儀及權少卿武功蘓曉正奚嶼丞張希遜與刑部大理法直官陳光又馮叔向等同撰集之儀等參酌輕重時稱詳允

希遜光又叔向未見

北漢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詔趙巒等謀叛事覺被誅

其辭連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縊殺  
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嘗與嫠婦通而  
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常謂所出非偶恐  
貽笑隣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  
故諸郭咸怨因譖殺常常死非其罪國人憐之以司徒  
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弘兼樞密使吏部侍郎叅議中  
書事郭無為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無為與弘  
不協北漢主出弘為汾州刺史無為兼樞密使軍國之

務一以委焉無為又譖弘在汾州不治徙嵐州

按國史趙文度

傳天會四年文度自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加司徒久之與郭無為不協乃出知汾州而九國志文度傳云劉崇建國即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又不載其後所遷門下司徒等官止於世家載文度以學士為兵部尚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郭無為同執政而無為傳又稱文度與無為不協既出知汾州段常乃被殺國史亦同按崇初建國鄭珙趙華為相非文度也出知汾州亦不在段常被殺之前國史及九國志皆誤五代史及九國志又以常被殺在天會五年七月亦誤也今並從十國紀年

八月庚子朔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既而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請改用十六



日甲子詔可

太祖乾德元年初郊有司以冬至迫近晦日請用十一月十六日甲子按章得象所

編三朝會要初不及此而王珪等所編五朝會要始載近晦事蓋五朝會要得之於姚闢所修太常因革禮而因革禮所載實得之宋敏求敏求春明退朝錄云歐陽修提總修太常因革禮遣姚闢見問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歷其赦制云律且協於黃鍾日正臨於甲子蓋避晦而用十六日按敏求止云避晦而因革禮五朝會要則皆云逼近晦日今據長歷是年十一月晦亦在三十日如此則不當云避晦春明退朝錄誤也然敏求又云皇祐二年當郊而冬至復在晦宋庠遂建明堂之議敏求既援此以言則乾德皇祐似是一例疑歷家當時亦有所避故特移晦於三十日其實當在二十九日也因革禮及五朝會要遂承用之不然此事本自敏求發明不應乃爾誤須通歷算者細考之熙寧三年八

月癸亥呂大防議天聖三年後注互可參考

郊天之禮唐制每歲冬至圜丘

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設皇地祇位國朝因之作壇於國城之南南薰門外每歲令有司奉事於南郊其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亦因唐制皇地祇祭以夏至作方丘宮城北十四里神州地祇祭以孟冬別為壇於北郊云 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從之

壬午殿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張瓊自殺瓊性麤暴多  
所陵轢時軍校史珪石漢卿等方得幸瓊輕目為巫媼  
珪漢卿銜之切齒瓊嘗擅選官馬乘之又納李筠僕從  
於麾下珪漢卿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自作威福禁旅  
畏懼且誣毀皇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時事時上已下  
郊祀制書方欲肅靜京都召瓊面訊之瓊不伏上怒令  
擊之漢卿即奮鐵槌擊其首氣垂絕乃曳出遂下御史  
府按鞠瓊自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繫帶以遺母即

自殺上旋聞其家無餘資止有奴三人甚悔之責漢卿  
曰汝言瓊部曲百人今安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  
耳亟命優卹瓊家官給葬事以瓊子尚幼乃擇其兄進  
為龍捷副指揮使然亦不罪漢卿珪洛陽人漢卿孟州

人也

新錄及國史并宋白所為瓊傳並云獄具乃賜死於城西井亭今從舊錄疑新錄與國史及宋白或

加潤飾也珪國初為御馬直隊長四遷馬步副都軍頭兼控鶴弓弩大劍都指揮使開寶六年加都軍頭毅州刺史漢卿附司起傳開德初補散員指揮使改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袁州刺史此史所載兩人官職漢卿不言國初所拜官職疑脫略又不知當時兩人官職果如何故總目曰軍校更埃考之實錄建隆三年十二月甲

辰以前羽林將軍史  
珪為右神武將軍

癸未司徒兼侍中范質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  
禮部尚書陶穀為禮儀使吏部尚書張昭為鹵簿使御  
史中丞劉溫叟為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為橋道頓  
遞使南郊五使唐自元和以前史籍不載長慶後禮儀  
使太常卿為之大禮使御史中丞為之哀帝時中丞為  
儀仗使而不載大禮使梁以河南尹為大禮使餘二使  
如故又有儀仗法物二使以武將為之後唐以宰相為

大禮使兵部尚書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侍郎為鹵簿使開封尹為頓遞使周唯以禮儀歸太常餘如故今依唐制大禮儀仗頓遞用宰相及臺丞京尹餘使則以學士及他尚書為之而頓遞使又增橋道之名唐復有禮儀判官五代有大禮副使判官修裝法物使今皆不置而命內臣與諸司同修飾法物云

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漢州防禦使馬仁瑀嘗私以士屬知貢舉薛居正居正實不許而陽諾之及聞喜宴日仁

瑀乘醉携所屬士慢罵居正御史中丞劉溫叟劾奏仁瑀上雖怒曲為容忍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彭州防禦使王繼勲皇后母弟也挾勢驕倨多凌蔑將帥人皆側目引避仁瑀獨與抗相忿爭輒攘臂欲毆繼勲繼勲憚其勇頗為屈而怨隙愈深於是受詔都試郊外兩人因欲相圖陰勒所部兵私市白梃上微聞其事即詔罷講武甲申出仁瑀為密州防禦使置繼勲不問以秦州團練使潘美為潭州防禦使南漢人數寇桂陽及江華美

擊走之溪洞蠻獠自唐末之亂不供王賦頗恣侵掠為居民患美帥兵深入窮其巢穴斬首百餘級餘黨散潰美悉令招誘貸其罪以已俸市牛酒宴犒賜金帛慰撫之夷落遂定

潘美以甲申除防禦使此事當在後今附見

丙戌遣給事中劉載朝拜安陵

丁亥王全斌言復與郭進曹彬等帥師攻北漢樂平縣降其拱衛指揮使王超

超未見

等及所部兵一千八百人

北漢侍衛都指揮使蔚進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等悉



蕃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遂下樂平即建為樂平軍

九國

志言郝貴超被擒按貴超明年復戰遼州蓋誤也今不取

先是上命唐主發遣揚州戶口及周顯德以來將吏隔

在江南者唐主遣使請緩期戊子許之

國史載戊子初命李煜發遣誤

也今從實錄

辛卯以北漢樂平降兵為效順軍賜錢帛有差

壬辰詔禮部貢院所試九經舉人落第宜依諸科舉人

例許令再試

癸巳女真國遣使來貢名馬

丙申北漢靜陽等十八寨首領相帥來降 泉州陳洪

進遣使朝貢 齊州言河決

己亥幸造船務 幽州岐溝關使柴庭翰等來降

丁未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渡女真所

貢馬 戶部侍郎呂餘慶母清河郡太君吳氏卒餘慶

時權知襄州詔遣中使護喪送終之具並官給焉餘慶

尋起復本官

是月唐主以吏部尚書建安游簡言知尚書省事尋遷

右僕射

此據大定錄  
及江南錄

九月庚戌朔戶部判官南面軍前水陸轉運使滕白坐  
軍儲損敗免所居官

甲寅羣臣三上表請加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從  
之 登州言高麗國王昭遣使時贊等入貢涉海值大  
風船破從人溺死者九十餘人贊僅而獲免詔勞卹之  
詔開封府選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寺習樂將

行郊祀之禮也 詔始聞諸州府長吏多以僕從之人  
干預公事自今禁止之

丙寅大宴廣政殿始作樂

丁卯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李處耘責授淄州刺史  
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群議初至  
襄陽衢肆鬻餅餌者率減少倍取軍士之直處耘捕得  
尤甚者二人送慕容延釗延釗怒不受往復三四處耘  
遂命斬於市以徇延釗所部小校司義舍於荊州客將

王氏使酒兇恣王氏愬於處耘召義訶責義又諧處耘於延釗至白湖處耘望見軍士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呼求救遣捕之則延釗圍人也乃鞭其背延釗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相論奏上以延釗宿將赦其過止罪處耘處耘亦恐懼不敢自明

戊辰幸金鳳園 女真國又遣使貢名馬

丙子詔禮部貢舉人自今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寘其罪故事每歲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保薦

抱文藝者號曰公薦然去取不能無所私至是禁止

慕容延釗言獲汪端磔於朗州市端初攻州城不克與其黨聚山澤為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謀應端悉捕繫欲誅之薛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督眾剪滅群盜生擒端而詰之僧無與謀者皆得全活

先是詔募諸軍子弟數千人引五丈河造西水碓以八作使趙遂

遂未見

領其役戊寅碓成上親臨視賜丁夫錢

本志稱乾德

三年誤也

是月北漢主誘契丹兵攻平晉軍命洺州防禦使郭進

濮州防禦使張彥進

彥進未見

客省使曹彬趙州刺史陳萬

通領步騎萬餘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漢引兵去

國史契丹傳載

此事在杜延湣以遼州來降之後今從新錄及本紀

郭進御軍嚴而好殺部下整

肅每入北漢境無不克捷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

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選御馬直三十人

隸進麾下押陣屬與北漢人戰往往退怯進斬十餘人

奏至上方閱武便殿厲聲曰御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

二人少違節度郭進遽殺之誠如此壘種健兒亦不足  
供矣乃潛遣中使諭進曰恃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令  
戮之是也進感泣嘗有軍校詣闕訴進不法事上謂近  
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而  
誣罔之耳即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方奉表謝會北  
漢入寇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  
能掩殺此寇則薦汝於朝如敗便可往降勿復來也軍  
校踴躍聽命果立功而還進奏乞遷其職上悅而從之



冬十月己卯朔德州刺史何隱擅發省倉給軍士判官  
郭象飛表上言按驗得實乃責隱為亳州別駕擢象權  
知德州

庚辰詔諸州版簿戶帖戶鈔委本州判官錄事掌之舊  
無者創造始令諸州歲所奏戶帳其丁口男夫二十為

丁六十為老女口不須通勘

據本志丁口事當在此  
年不得其月日今附見

癸未亳州蒙城縣令朱英奪兩任官先是英自通事舍  
人出為縣令上言願與同列王信等校其能既而宣贊

不及信等故黜之 令襄州盡索湖南行營諸軍所掠  
生口遣吏分送其家放潭邵州鄉兵數千人歸農減江  
陵府民舊租之半 吏部尚書張昭上新撰名臣事迹  
五卷詔藏史館

己丑以前鼎州節度掌書記李觀象為左補闕嘉其始  
謀歸順也

己亥畋近郊

丁未吳越王俶遣其子惟濬入貢助南郊 翰林學士

中書舍人扈蒙以僕夫扈繼遠為從子屬之同年生淮南轉運使仇華使釐務繼遠盜官鹽事發戊申蒙坐奪金紫黜為左贊善大夫是日畋近郊

魏仁濟以陳洪進表至洪進自稱清源節度副使權知

泉州南等州聽命於朝上先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

十一月丁巳賜唐主詔具言所以納洪進之意且將授

旄鉞也

王班未見

庚申皇弟開封尹光義為南郊御營使殿前都指揮使

韓重贇為儀仗都部署殿前都虞候揚義副之義瀛州人也

癸亥饗太廟是夕陰晦至夜分開霽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

甲子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宣祖配還御明德門大赦改元抵法人及沒配所者許歸塋蠲建隆三年以前逋欠官物開國以來將校死事者錄其子孫群臣奉冊上尊

號於崇政殿先是上謂大禮使范質曰中原多故百有餘年禮樂儀制不絕如綫今幸時和歲豐克舉禋祀報神資乎備物卿與五使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寅恭之意焉於是質等相與討尋故事時官籍散落舊吏皆物故惟得天成中南郊鹵簿字圖考以今文頗為踈略其相違戾者亦多質等遂詳定新本曰南郊行禮圖又令司天監定從祀星辰圖上之又言唐韋縚為太常卿知禮儀事又杜鴻漸楊綰並以太常卿為

禮儀使其職一也準儀注以禮儀使贊導而開元禮合用太常卿今請並置分左右前引又饗廟郊天從祀群官合前七日受誓戒於尚書省今併於一日受之有虧誠慤望令分日各誓百官並從之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為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撤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否左右對以無害乃乘輦初有司議配饗請以僖祖升配張昭獻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徧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

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  
昊天於圜丘以皇考配唐正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  
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積累勲伐肇基王業  
伏請奉以配饗從之

丙寅唐主遣使來助祭南郊及賀冊尊號 賜文武近  
臣襲衣金帶器幣鞍馬有差 詔防禦團練刺史州舊  
有都督府號者並停仍為上州

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號曰飲福宴自是為例

上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為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喻朕意勉再赴職癸酉復命儀為翰林學士時宰相有欲復用杜韡者質曰近王著以酒失罷去韡之酣營尤甚於著豈當復用耶乃止

乙亥畋近郊 初上將有事於南郊命沿邊諸將分道略北漢境磁州刺史晉隰等州都巡檢使孟人李謙溥



謙溥初見  
顯德元年

與鄭州防禦使孫延進

延進未見

絳州防禦使沈

維深

維深未見

通事舍人王睿

王睿未見

等帥師出陰地以謙溥

為先鋒會霍邑謙溥因畫攻取之策延進等不能用軍

還至白壁關谷口謙溥又曰敵必乘我後當整衆備之

延進又弗聽謙溥獨令所部擐甲俄頃追騎至延進等

狼狽入谷中謙溥麾兵拒戰北漢人乃退謙溥尋遷隰

州刺史都巡檢使如故

據實錄謙溥為磁州刺史

以此年二月乙未本傳云是年即移

隰州而實錄不載明年三月辛卯乃書以磁州刺史韓倫為毫州團練使右衛將軍白庭誨知磁州不知謙溥

果用何月日移隰州今并附見於十一月南郊之後又按新錄於開寶五年四月甲辰始書以濟州團練使李謙溥為晉隰等州都巡檢與周勲責官事相接而舊錄無之蓋謙溥凡兩代隰州其先即此時其後乃代周勲新錄偶遺其初但記其後耳

十二月庚辰殿前散祗候李璘殺員寮陳友於市璘自言復父仇有司鞠實開運末友乘敵犯邊殺璘父及其家四人上壯而釋之

辛巳以甲子赦書進群臣階勲爵邑有差司徒兼侍中蕭國公范質改封魯國公

癸未荆南節度使高繼沖為武寧節度使先是繼沖表乞陪祀許之因舉族歸朝乃命易鎮

甲申皇后王氏崩后初寢疾翰林醫官王守愚進藥不精審疾遽加劇守愚坐減死流海島

己亥以殿中侍御史鄭起為西河令起不知何許人輕俊無檢操顯德末為殿中侍御史見上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質不聽嘗遇上於路橫絕前導而過上初不問於是出掌四州市征刺史張延範官檢

校司徒吏輒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出近郊延範揖起行馬起曰此騾也安用過呼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廢職起坐左遷右拾遺浦城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為上有人望不宜典禁兵上即位將因事誅之皇弟光義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於是亦出為天興令

楊徽之與鄭起同出據實錄及本傳事則取記聞

陳洪進遣使來

朝貢

庚子尚書左丞高防卒於鳳翔上甚悼惜之賜其子太

府寺丞緒詔曰爾父有幹蠱之才懷匪躬之節朕所倚毗遽茲淪亡聞之盡傷不能自已矧素尚清白諒無餘貲殯殮所須特宜優卹今遣供奉官陳彥珣部署歸塋西洛凡所費用並從官給防性沈厚守禮法所踐歷皆有能名亦當世之循吏也

癸卯唐主以表言陳洪進首鼠兩端不可聽乞寢其旄

鉞上復以詔諭之唐主乃聽命

李煜乞寢陳洪進恩命止此一表耳國史乃有

二表先在建隆三年後在建隆四年其稱三年者誤也今不取大抵國史洪進傳誤特甚

乙巳唐主上表乞呼名詔不允 禁道州調民取朱砂  
除衡岳州二稅外所賦米并毋得發民烹銅鈔及作炭  
遣內客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繼筠繼筠未見分詣晉潞  
州與節度使趙彥徽李繼勲會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  
及遼石州

閏十二月己酉朔命太常寺考翰林醫官藝術黜其不  
精者凡二十二人

甲寅命近臣祈雪於在京祠廟

乙卯山南東道節度使贈中書令河南郡王慕容延釗  
卒上雅與延釗友善常兄事之及即位猶呼為兄延釗  
寢疾上自封藥以賜聞其卒哭之慟禮官言為近臣發  
哀哭聲宜有常上曰吾不知哀之所從出也 龍捷軍

校王明詣闕獻陣圖請討幽州上嘉之賜以錦袍銀帶

錢十萬

明未見

或言上將北征大發民餽運河南民相驚逃亡者四萬  
家上憂之丙寅命樞密直學士薛居正馳傳招集踰旬

乃復故

居正傳稱車駕將親征太原大發民餽運故民逃亡按此時不聞有親征之議蓋傳誤也今略

刪修庶不失事實

丁卯召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於內殿覆試吏部郎中應

拔萃科田可封孫邁宋白譚利用上臨軒觀之試畢稱

旨以利用為右拾遺白為著作佐郎各賜襲衣犀帶利

用加賜銀鞍勒馬可封邁授赤縣尉白大名人也

可封邁利

用未見

周世宗始征淮南之歲宣祖崩葬於安陵安陵在京城



東南隅辛未命司天監浚儀趙修已

修已初見  
乾祐元年

內客省

使王仁瞻等改卜於西京鞏縣西南四十里鄧封鄉南  
訾村

乙亥詔乘輿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飾 永安節度使折

德辰言敗北漢軍數千人於府州城下獲其衛州刺史

楊璘 國朝因唐制每歲四郊迎氣及土王日祀五方

上帝以五人帝配五官三辰七宿從祀於是國子博士

聶崇義上言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統膺五行之王氣纂

三元之命歷恭尋舊制存於祀典伏請奉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尊而祭之事下尚書省集議如崇義奏有司約隋制感生帝為壇於南郊高七尺廣四丈奉宣祖升配牲用騂犢二玉用四圭有邸幣如方色常以正月上辛奉祀感生帝者即五方上帝之一也

丙子詔一品致仕官曾帶平章事者每遇朝會宜綴中書門下班先是太子太師致仕侯益等陪郊祀上以耆舊待之禮與丞相均仍降是詔初北漢主嗣位所以

事契丹者多略不如世祖時每事必稟之

劉旻廟號世祖

於是

契丹遣使持書來責其略曰爾先人窮來歸我我先兄  
天授皇帝待以骨肉洎余繼統益修前好爾父即世我  
用命爾即位樞前丹青之約我無所負爾父據有汾國  
七年止稱乾祐爾不遵先志輒肆改更李筠包藏禍心  
捨大就小無所顧慮姑為覲觐軒然舉兵曾不我告段  
常爾父故吏本無大惡一旦誣害誅及妻子婦言是聽  
非爾而誰我務敦大義曲容瑕垢父子之道所不忍渝

爾宜率德改行無自貽伊戚也北漢主得書恐懼遣使重幣往謝契丹執其使不報北漢主再遣使修貢契丹又執其使不報北漢地狹產薄又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僧繼顥為鴻臚卿繼顥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為浮圖後居五臺山為人多智善商財利世祖頗倚賴之繼顥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顥常刷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疋又於栢谷置銀冶募

民鑿山取鑛烹銀北漢主取其銀以輸契丹歲千斤因  
即其治建寶興軍 靜海節度使吳昌文卒

昌文初見顯德元年

正月

其叅謀吳處珩峯州刺史橋知佑武寧州刺史楊暉

牙將杜景碩等爭立交趾十二州大亂寇盜羣起始楊  
庭藝為靜海節度使遣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公著  
死子部領繼之於是部領與其子璉同帥兵三萬人擊  
破處珩等境內以安遂自立為萬勝王以璉為靜海節  
度使遣使告南漢南漢主因而授之

十國紀年丁部領自稱萬勝王以其

子建為靜海節度使告南漢  
乃乾德三年事今併書之

